

了却80年的默默牵挂 她在烈士石碑前与大哥重逢

张文卿,有的,浙江永康的。4月4日上午9时52分,家住江南街道丽州一品的李旭斌收到这样一条短信,这是江苏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工作人员发来的。没有任何犹疑,李旭斌立即买好3张高铁票,于11时57分在家人微信群里发了一条微信:我带老妈去徐州了。就是这短短的两个小时,简单的两句话,蕴藏着的却是一位白发老人80年来的心愿、牵挂和期盼。

最后一次见到大哥我才7岁

我大哥原名叫张恭贤,1942年参加革命加入永康抗日自卫总队。那时,他才18岁,我只有5岁。说话的是李旭斌的母亲张陈肖,虽已87岁高龄,但老人精神矍铄,与记者讲起往事仍记忆清晰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哥时才7岁,那是1944年的除夕,家里热热闹闹地准备过年。我在村口远远看见一个穿着军装的小伙子向家走去,觉得神气得很。两年未见,张陈肖并未认出眼前的兵哥哥就是自己的大哥。

那时候,我们家是贫农,日子很苦,大哥难得回来,母亲杀了家里的鹅,给饭桌添了荤。匆匆吃完年夜饭,也没在家里过夜,大哥就赶回部队去了。张陈肖回忆,再收到大哥的消息已是4年后。1948年,邻居要好的伯伯拿着一封信,兴奋地跑来家里,说是大哥寄来的。父母没有文化,张陈肖也不识字,邻居阿伯就帮着念。

哥哥在信里写道,那次除夕离家后不久,所在队伍即前往义乌大畈村和金萧支队会师。抗日战争胜利后到达山东,又先后参加了泰安、宿北、莱芜、孟



张陈肖(左二)携子女与淮海战役纪念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

良崮等的战役。自己现在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为避免影响家人,已改名叫张文钦。经常想念家里做的饼,但缺粮食,只能拿野菜根磨粉和水做,却做不起来。不过,共产党员再苦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,哪怕把锄头用坏了都会赔偿。

张陈肖边抹泪边说,大哥还在信里提到让家人放心,家里苦日子就快到头了,以后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。读完信,按照大哥嘱托,母亲便把信件烧毁了。

太平日子等来了,但大哥却未归。我们都以为大哥去了台湾,所以音信全无。直到1954年,一个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来家里做工作。张陈肖说,那个组长只有一边手臂,在交谈中得知原来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幸受的伤。巧

的是组长刚好与大哥同龄,母亲便多了一嘴,报上了大哥的部队名。当时,组长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臂,激动地哭着说大哥曾是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。在1948年的淮海战役中,身为指导员的大哥将一名战士护于身下,自己却壮烈牺牲了。多年没有消息,一来便是噩耗,母亲手里的饭碗都摔了个粉碎。

87岁 再见 大哥已名留青史

在组长的证明下,大哥成了烈士,穷苦的家里每个月能领到2元的抚恤金,日子好过了许多,但每个月领津贴的日子却成为一家人的伤心日。

张陈肖在家中排行老四,是健在兄弟姐妹中唯一见过大哥的。可即便如此,在张陈肖的记忆里,除了7岁的那一

面,为数不多、关于大哥的消息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。

想在世间寻找大哥存在过的痕迹,想去大哥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,一直是张陈肖的心愿。知母莫若子,李旭斌便试图在抗战史、解放战争史中找线索。2011年10月,李旭斌去江西南昌参加了一次党员活动,带回了一本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》。以此为线索依据,加上查阅各种网络资料和书籍,他整理出一系列关于大哥的相关资料。

我们手头仅有的确定线索,是大舅牺牲时所在部队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3旅8团2营。我试图联系过他昔日战友的亲属,也在英烈褒扬App上寻过亲,但都一无所获。李旭斌说,前些年,在安徽萧县工作的侄子去过一趟淮海战役纪念馆,在上万个烈士名录中把张姓烈士都记了下来,带回来给母亲确认,但都没有张文钦。

清明最忆是故人。前不久,抱着试一试的心理,李旭斌联系了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工作人员。一经查找,原来在淮海战役烈士名录中的张文卿就是张陈肖一直要找的大哥。4月5日,张陈肖在子女的陪同下,拄着拐杖赶在今年清明时,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墓碑前与大哥重逢。

石碑前,张陈肖泪如雨下,思兄之情更如潮涌,想说的话太多太多。大哥,看见一辆辆来纪念馆的大巴车和这一地的鲜花了,都是大家来祭奠你们的。正如你信里所说,现今太平盛世,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,你可以安息了。

融媒记者 胡莹璐

三度横跨1800公里终寻回烈士父亲 60岁的他抱着墓碑号啕大哭

3月初,在云南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协助下,家住东城街道丽州城市花园的陈向东终于见到了烈士父亲陈品阳,并将其遗骸顺利带回永康。4月4日,陈品阳烈士迁葬刘英烈烈士陵园,在自己的故土得以安息长眠。从过去只能遥望西南叩拜思念,到如今接父回家,已时隔53年,陈向东终于实现能在清明节为父亲祭扫的心愿。

物是人非 二赴云南皆无果

陈品阳,1951年参军入伍,1970年在抗美援朝归途中因公牺牲,生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670部队干部股股长。父亲还参加过抗美援朝,他个子不高,但字写得很好。在陈向东的脑海中,关于父亲的记忆其实少之又少,虽说自己小时候跟随父母生活在云南通海的部队大院,但父亲工作很忙,日常很难见到他。父亲牺牲时,自己年仅7岁。

在父亲牺牲的同一年,陈向东的母亲和胞弟也在一场地震灾害中不幸丧生,劫后余生的他便被大伯带回永康抚养长大。因此,陈向东对于双亲和通海的记忆全都停留在了7岁,并且随着时间的消逝有所淡化。

长大成人后,陈向东一直希望能再见到父亲,并带他回乡。第一次去是



陈向东携家人为父亲陈品阳祭扫

在1990年,父亲原来所在的部队已经重组改编。由于历史过于久远,当地民政局也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资料。那一次,陈向东满怀希望而去,带着失望而归。1997年,成家立业后的陈向东不死心,又去了一次通海,但仍是白跑一趟。自此之后,陈向东意识到想找回父亲遗骸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。

前些年,陈向东的大伯在病重临终前,亲手将父亲的军功章、立功事迹、烈士证书等为数不多的资料郑重交还给他。这是陈向东7岁以来,除了记忆,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父亲的存在,

对父亲的思念更甚,也让陈向东心中的遗憾更甚了。

带父归永 多年夙愿终达成

2021年,陈向东的妻子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为100名烈士寻亲的消息,这让沉寂已久的希望重新点燃了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陈向东通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取得了联系。

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周五,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趟,也没说缘由,我便匆匆赶去

了。一进门,工作人员就打开存在手机里的照片给我确认。陈向东说,那是父亲墓碑的照片,上面清楚地刻着姓名、生辰和生前事迹,当时自己激动得根本说不出话,手都在发抖。

可能受爷爷事迹的影响,我儿子从小就有军人梦。当时,他还在部队当兵,每周五晚上才能拿到手机和家里联系。当晚,我就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。陈向东回忆,那一天就如梦一般,他们一家又哭又笑,激动得整夜都睡不着觉。

因为疫情,所以去云南的计划一直被搁置。今年3月6日,陈向东一家买好机票,飞赴云南。一路上根本不敢耽搁,我们是在昆明下的飞机,第二天一大早就驱车200公里赶去了通海。回忆起重逢的画面,陈向东一度哽咽。

墓地周边和儿时印象完全不一样,要不是该地块要进行自来水厂扩建改造,真的不知何时才能找到。远远看到陈品阳烈士之墓几个字,陈向东不禁眼眶湿润,双腿发软,在妻儿搀扶下才走到墓碑前,便扑通跪下。时隔53年,60岁的陈向东终于再见烈士父亲,抱着墓碑号啕大哭,许久都站不起身。

半个多世纪,1800多公里,一家人的夙愿终于实现。3月8日,抱着国旗加身的父亲,陈向东一家踏上了回永归程。融媒记者 胡莹璐